大乘三系—性空唯名（二十七）

清風明月

四、總說二諦　勝義諦與世俗諦

導師說：佛陀以「眞實的常識」做教材，實際上是要開示最極理智的「空性」。我們一般人都有他的生活經驗，經驗是從自己的眼見耳聞、親身經歷體驗來的。其中也有是相互傳遞，在這過程中共同認定，是約定俗成，它會成爲每個人思惟內容的一部分。然而，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有限，如果樣樣都需靠自己經驗得來，人類歷史文化的成果就沒有像現在那麼的輝煌、豐碩；假如沒有祖先累積、傳遞文化、訊息，人類社會不可能有這般的進步。所以「常識」是透過自己，包括別人匯集而來，在生活的眼見、耳聞、納受、揀擇、思考中形成的認定，這些都是從經驗上來說——常識有它的普遍性、共通性。當每個人確定了自己認知的「常識」之後，誤以爲它是眞實，故而堅執不捨。

「常識」確實有它客觀的眞實，乃至共同的經驗心得。但人們如果習性特別偏差，無論他是意氣風發、不可一世，或者沮喪、怠惰、膚淺、鄙薄，都會在這個地方扭曲。所以說「修行」必要在「常識」的眞實裡，有一份正常的水平，如果不在正常的水平，就不稱爲「常識」的眞實。就像精神官能症的人，意識產生問題，前五識的功能也明顯的無法正常作用，導致行爲讓人無法理解。

常識的眞實是什麼？我們的知識內容雖有錯誤，但在共同的經驗當中，大家都擁有這些的經驗，雖然有些經驗在佛法的引導下，能理解到它的某些錯誤，但這些經驗在基礎心態下，它不會讓思想、行爲失序。如果我們把常識的眞實，用在修行裡，僅能獲得經驗下的認知和理解，無法超越生命的經驗。然而，我們都是以這些常識經驗作爲生活素材，一遍又一遍的在生活中經歷、體驗。

在我的經驗裡，認知到的「常識」的眞實，儘管它有它的條件、弊病，是不徹底、不究竟，乃至它有侷限性，但有它存在的價值意義，「行者」必要在這個基礎上，才能建立一份健康的心理，找到正確的修行角度。倘若經驗中累積太多負面的經驗，或者性格太過極端，它很難在「常識」這個基石上深化、領悟世尊開示的究竟眞理。所以，「修行」要先從健康的心理著手。

做一個比喻：經典說：「飲食知節制」。若在飲食上因欲望而不知節制，或因想到貪吃的過患則過度壓抑、扭曲，這樣過於縱容自己或要求自己都不正確，不過，這也是「常識」的眞實。每一個生命（高等、低等）都有他的「常識」經驗，如果習慣思考、觀察，則能深看這些經驗的開展，會發現沒有經過修行功夫的轉換，只會受制於「業力、果報」的牽絆，讓業與果之間呈現一重世間，不過，不藉著常識經驗，也難以跳脫業果的輪迴。

「常識」的眞實，要能經得起大衆的審核與認定，共同的理解、使用，在此造成一重世間。它的共同認定有著一定的效用，作用也確是眞實的才稱爲「俗諦」，這「諦」是眞實、正確的意思。例如喜歡吃辣、吃酸的，當嘗到酸、辣味時，味覺、心情都能得到滿足，這有它共同經驗下的認定，因這樣的認定而產生某種處理行動，得到共同的認定與作用——如心情愉悅，這就是常識的眞實。當它產生共同的認定與受用時，是非常眞實，但它的眞實有侷限性、不究竟，不能「遍」一切處，因爲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，這就是俗諦。

從經驗裡的理解、行動、狀況、回應、效果，都有能通過的一般準則，這一般準則就是它的諦理。但不只是個人的認定，若僅個人認定，不成俗諦。世尊以二諦說法，如果二諦不通，學佛者不能眞正理解佛法。它有它的諦性，「諦性」不僅是共同認定，而且因爲有某種客觀的眞實作用，故說爲諦。不過，若深觀這個作用，會發現它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說非眞、是假。

現在解釋「常識」的眞實，世間不能沒有「常識」的眞實，從煩惱的雜染性看，它也是眞實的，煩惱很困擾人的，所以「四諦」中的「集諦」，它雖是一個凡夫性的存在，但它也是「眞實」。世俗諦在虛妄流轉中，對「第一義諦」來說是不存在的，然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裡眞是有的，這就是眞、俗二諦的不同點。

世俗境可分爲「倒世俗」和「正世俗」。「倒世俗」，就像把一根筆直的筷子放在裝滿水的杯子裡，本來

直的現在變成變彎曲曲了，筷子不再是本來的相狀。不管根和境的差誤或識的異常，像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，它意識作用的反應不正常，理解也會偏差，而且當第六識出錯時，相對也會導致前五識跟著錯亂。我曾經看到一位精神錯亂者，抓著長黴的麵條吃得津津有味，身體沒有異樣，因此我說當意識出錯，前五識也跟著錯亂。以上說明「倒世俗」。

至於「**正世俗**」是常識的眞實感裡有它客觀的，或某種程度的正確性和一般經驗，所以，一般人面對這樣的層次，不容易接受它是虛妄不眞實，因此「倒世俗」易破，「正世俗」難破。

怎樣才能破除「**常識**」的眞實？只有證入「**理智**」的眞實之後才能成辦。「常識」的眞實感它籠罩和夾持我們一切的判斷、知覺、反應，這就是修行的困難；它是生命流轉中的虛妄相，它在我們受用的世間裡有它的因果存在。比如說：我的貪心煩惱很熾盛，而它可能帶給我的是努力奮鬥、累積財富，爲我帶來了富裕的享樂，然更多的造業機會就來了。儘管如此，若以「佛法」的立場來看，這是錯誤顚倒的，但這是世間的趨勢，它是虛妄生命的錯覺。

若問：虛妄流轉中「**正**」與「**倒**」差別在哪裡？「倒」是沒那回事，是根本不存在的錯誤，如水中月、鏡中花、龜毛兔角。「正」的部分從徹底的究竟看它是錯誤的，如剛剛說的，一般人都喜歡富貴，它也有它的效果。

又比如說：生了一點小病，就以爲自己得的是癌症快要死了，這即稱爲「倒世俗」。又如自己的成長過程不順利，所以，看世間的一切人事都是扭曲的，這是「倒世俗」，「行者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，若不除滅，「**修行**」很難與「**法**」的核心相應。儘管健康心理所對，世間確實是不眞實的，它在遷變、生滅、散壞的軌則裡，但當它「**正生**」的時候，它會生起什麼作用，我正確的掌握到了，它則不是「倒世俗」，但從它終究屬未究竟、有缺陷，在條件裡存在，所以它是「俗」非眞。統括的說，一切的貪瞋癡都是「**倒世俗**」。

導師說：佛陀說法以「**常識**」經驗做材料，沒有「常識」的經驗，如何切身讓我們生起親切的感受呢？沒有切身的經驗內容，做爲教導的材料，如何從這些內容裡去體會世尊說法的深意呢？世尊開示的內容都是我們最親切的生活材料，更仔細說明，都是「**根、境、識**」的作用，只要沒有過度偏差，只要在常態的「**業力軌則**」狀態下，有著共同的認知、受用、理解、判斷，在一

般狀況下，有它客觀理解的正確性，這即稱爲「俗」。在這裡，從它有客觀的軌則性和可靠性，說爲「諦」。雖說有它「客觀性」的存在，但它不眞實，因客觀還是有它的條件、侷限、機會，當機會、條件一鬆動，它就會馬上轉變乃至消逝，所以說它「不眞」。「眞」必要在「常識」經驗的材料裡，深度的觀察之後，歸納爲普遍的理則（遍觀一切法而無有一法，空），這才是眞諦。

談到「空」，不是它消失了，才說它空，當「正生」時，它就是「空」，爲什麼呢？「正生」的時候，看它是條件組合，是關係性的存在，沒有它的實體、本質，所以說它「空」；如果要等到人死才名爲「空」，或一切銷毀才是「空」，這不是佛法的正義，因爲這樣的話，當活著的時候則無法「現證」涅槃，不能現證空性，無法斷除煩惱。

佛法「空的眞義」，是說「正生」的當下，我們活著的當下，即能透過修行現證「空性」，這是佛法不共其它宗教的特質，也是龍樹菩薩「性空義」的準則。

二諦是佛陀教化衆生，說法的方便善巧，教導我們棄除凡夫生命中的愚痴黑暗，期許佛子在佛法的眞理火焰裡將煩惱化爲灰燼，在長久不斷的錘鍊下，放出生命的光芒，趣向聖者解脫的境界。佛陀一直都以這樣的方法來引導我們，可嘆的是我們卻與「法」不相應，無門可入，法不入心，然佛陀仍以此爲佛子說法，引導衆生證果。

（一）二諦為修行理念與方式，圓滿即是見中道

世尊爲什麼會以「常識」的眞實做材料爲我們說法，因爲這些是我們可觸、可及、可意會、可理解的。「行者」隨著世尊的音聲、言行之開示而悟入、見道、證道、愛、見、慢等煩惱因而脫落。二諦是佛陀開示經論的軌道，儘管凡夫很難從勝義諦趣入，但可從「常識」的眞實（世俗諦）引導我們進入理智上的「空性」，所以世尊說「二諦」。

「二諦」是龍樹菩薩依循世尊說法，就著「契經」的內容而深讀、深說，提出的重點。其實「二諦」的對談或是融貫，一直是龍樹學（性空學）的學綱，內容不外乎是世尊說法的法要。論說「諸佛以二諦，爲衆生說法。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；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[1]」。第一義諦與世俗諦合稱爲「二諦」，爲什麼說「不依世俗諦，不得第一義諦[2]」呢？我們前面談到「世俗諦」是我們的經驗界，是言思所及，可觸之境，就像我說鬧鐘，你眼能見，也明白。而「第一義諦」不是

我們凡夫可以意會得到的境界，縱使成就者也說不出來，因爲一說即落於言詮、思惟，落於有限有量的指述，這就不是「第一義諦」的意涵了，所以說它「非言思所行」境界。既然它是「非言思所行」，那如何爲衆生開示呢？就如過去禪師：「說是一法即不中」，所以說「不依世俗諦，不得第一義諦」，不得第一諦就不得涅槃。「涅槃」是一切包袱的脫落，一切苦因、苦果的熄滅，是我們出家修行的最終目標，不過，涅槃若不通過第一義諦的經驗，生死煩惱不能解決，「涅槃」則不能證悟。不管你修哪個法門，總要通過這一關，才能脫落思惟、差別及一切的見情、執著，方能親嘗寂靜的實體經驗，回過頭去體悟現實的落差，才能得到實際的受用。如不經過這一關，講再多、聽再多，仍然很難超越。修行講「實證」，絕對不僅僅是言語討究，學問的堆積——這是提示修行所重的處所。任何法門都一樣，就像念佛人也講求開悟，要心開意解，能見到念佛心的實況，能念所念才能更緊密結合在一起，能所沒有差距。

又當我們被病痛衝擊時，縱使不能歡喜受，也當如實接納，了知這其中有它的因果性，這就是世俗，非常眞實。就我們個體來說，哪一種因必定得哪種果，絕對擺脫不了，這是過去因緣造作的結局。假若我們對今生的遭遇不能作如是觀的話，生活將活在沉痛的感覺裡（感覺就是浪頭），不斷尋覓，想要出離，終究只是妄想。平常我說「世俗諦」、「一重果報，一重世界」，都是把這些文字化成「經驗境界」，而這些「經驗境界」卻不如我們身心所觸的「經驗境界」，它既可以追溯、也可以回憶，還可以接續思考的一種身心所對的活動狀況，因此，修行讓我們可以藉著世俗的生命經驗見到現實，貼近勝義諦理。

總的來說：「諸佛說二諦，不依世俗諦，不得第一諦。」不從俗諦進入則無法掌握眞諦，不戒俗則無法見眞，這是修行下手的地方，理解聞思趣入的方便，我們可以多加思惟。

「世俗諦」講的就是凡夫的經驗（常識的眞實），諸佛菩薩同樣在這一個世間，但他不受羈絆，因爲依世俗諦見第一義諦，已得到清涼自在。而我們被「經驗」困住了，所謂「經驗」就是根、塵相對下的內容、習慣、流程，乃至我們的心思、意念都包括在內，如果你深入去思考和觀察，就能體會這個道理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行爲趨勢，行爲的氣氛，從「三業」現起不同的氣習，如行住坐臥、語默動靜，有人俐落、明朗、穩定，有人輕佻、散漫、矛盾，這都有它生命內在「相續性

」的成份，然而，很多人看不到自己的缺失。每個人都承襲著舊習慣，依著舊習慣開展新經驗，這樣不斷相續，因此應該常常檢討、反省，怎樣讓新經驗更接近佛法，這樣我們成長的空間會更寬廣。

什麼是「常識」的眞實？就是凡夫經驗裡的境況，也就是世間流轉的「虛妄相」。講「虛妄」是從佛法的角度說，這些「流轉相」本來就都是虛妄性的；然而從凡夫的立場看，卻又有實際存在的效果，而且還因人而異；比如說世間有善惡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佛法從初層引導我們見到善惡的差別功能，它都是眞實的，然而若徹底理解，善惡都是「**緣起**」所生，它可以在「**心**」刻意的營造下得到改變——它具有改變性，從這一層來說它「虛妄」。但是多數的佛弟子不能理解，又在這個層面上追逐不歇，追不到就失意沮喪，生苦、生怨，得到又得意忘形，最後也生苦、生怨，這時候你是否生起一念——我修學的「**佛法**」在哪裡？有將「佛法」納在心中「**受用**」嗎？身爲佛弟子應當恭敬、尊重「果報」，藉著種種的不順心、不如意，引發警覺，從正視果報爲基礎，開始修正自己的錯誤，對「三寶」產生信心，若能這樣，不良「果報」會削減很多。對修道生起信心的人，在面對苦迫時，不會生起極大的苦受，能修學身苦心不苦，或許他透過「法」的滋潤，身心得到自在。我們聽聞佛法，重要的是把它受用到「我」的身心，然後，對善惡尊重而達到止惡向善，要是不尊重則含糊籠統，這不是佛弟子應有的行爲。所以說「虛妄的流轉相」它不是絕對的，透過「修行」它是會轉變的，這段文請大家深思。

「**一切緣起所生法**」即是「**緣生相**」，也就是「緣起」的一切狀況，這些都是「世俗諦」。當然，這個也必須要能善解、善聽。倘若沒有智慧，見不到「緣起」，只有見到由「緣起」所現的「緣生相」，又直接生起堅執不捨的心，在高處者輕視別人，低處者自覺卑微，用不健康的身心看待人間，這時的我們修學的佛法「用」在哪裡？佛法的殊勝是當我們對佛法用心時，佛法也融入心中。

二諦，世俗諦是因因果果的流轉相，因因果果不是絕對的，所以說它是虛妄性。假如因果有絕對性，這樣就不用修行了！因爲因果是可修性，修行才有希望。這因地感果的定律，若以恭敬尊重的心接受，則心生警覺，行爲會謹慎。納到個人的修行來說，個人的因緣果報不相同，對人間事，學佛人要納入內心去思惟觀察，並看住自己對情境的理解和反應，反觀自己具有哪些處理

能力。我常說一重果報、一重世間，其實就是「世俗諦」，在這當下唯有尊重和生起警覺性才對自己有所助益，更而生感恩心。如果無法理解這些道理，又不知善加把握，身心被「煩惱流」襲捲，迷失方向，導致錯失人身難得的學佛機會，實在可惜。

今生如果對於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做如實觀察，常常掉在自己所遭遇的「某個」感覺裡，「**感覺**」就是浪頭、就是陷阱，你若繼續在感覺裡尋尋覓覓，又隨著感覺走，你將找不到「**回家**」的路，無論聽多少佛法，師長如何的善巧引導，一切都生不起作用，所以我們要把聽聞的佛法，化成身心所觸的經驗境界，因爲前面說過：身心所對的活動狀態是可追溯的、可回憶的、可思考的，可以在這裡多加用心琢磨，助於修道。

以上說「**世俗諦**」，就是「**因果**」的流轉相，說「諦」是從有因必感果來談。有什麼樣的果報，必須接受什麼樣的世間，這就是「諦性」。說它「世俗」表示它不究竟，我們說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善因感善果，惡因感惡果，這有它的「諦性」——眞實不虛，然雖然這樣，但善惡可改造，它是隨緣現起的，不是絕對的，所以又說它「世俗」。說到這裡，落在行爲上，我們該怎麼去體會呢？

首先我們知道它有「諦性」——眞實的，我們知道「因」有它的「因力」，它必將感「果」，因與果之間有它的必然性，在這裡引發第一層次的是「止惡向善」；假如我們在這裡心生滿足，甚至貪求於善因招感善果的這一份成就，一心只企圖得善果，這就很難脫離生死的流轉，這就是共世間。

佛法的「不共世間」，指出了「**世俗**」雖然有它的「**諦性**」，但它畢竟是「**世俗性**」，看到了世俗性的層面，我們要勇敢的去超越它，了解善惡之間它的「性」是平等的，緣起性、空性平等。所以不只希冀將來有「善報」的欲求心，而更以「等心[3]」看待一切。這只是學佛的初步，卻不可以爲究竟。

「勝義諦」也稱作第一義諦、眞諦，它是理智的眞實。所謂「理智」是掃除了內心的紛擾，明淨的內在現起觀察，觀察後所理解的狀態，則是沒有「風浪[4]」下的正確了知。凡夫一直都在風浪的鼓動下，當風浪止息後，在知覺引生的分別止息後，所直接觸到的清明、理解，這即稱爲「理智」。這樣的眞實有別於世俗性，這是聖者經驗的境界——空性、空相。（性空系說的「性、相」是相通的），這境界不是凡夫所共見（**這裡共見的見是親證、所證驗的**），就稱作「勝義諦」。聖者所

見到的是空性、空相，是唯證方知的境界。

在這裡跟大家分享，在我修學佛法的過程，剛開始是深刻的體會到能對世間盡一份力量，透過發心的機會，才能提起修行的行動，這是可貴的。後來漸漸體會到每個人修行的意義、法門各不相同，但不管那一法門都要通過這一關，不通過這一關，一切境界都還困在舊的牽繫系統裡，新生命系統將無法啓動。

我們的學習是在接觸後、聽後、看後一定會尋求理解，理解後要帶起行動，這樣能讓理論思惟深化、確定化、明朗化。對「二諦」的學習也一樣，我們應以什麼態度來學習、體會？總的來說，「經律論」三藏都是在詮釋「二諦」，「世俗諦」雖屬世俗，我們必要尊重它，不可以顛倒、錯會，是非善惡必要分明條理它，這一步不可踏錯；「勝義諦」固然是行者必要親證，但它深不可測，非凡夫的境界，所以在言語、思考、推理，在彼此的共修、共學、共論、相互提攜中，可以讓二諦理論更清晰；假如把「勝義諦」當成「談空說有」的論題，不更深入去領悟一切法空性，只用來談玄弄虛，會造成不好的業果，這是學習「二諦」的正確態度。

龍樹菩薩以「二諦」來詮釋佛陀所說的法，談「二諦」不在於分別它的諦相、諦性，而是著重在二諦的「融通交會」。因爲「二諦」的「實性」並無差別，所以「世俗」的當下可以直接現取「勝義」的眞實相，它們毫無隔別，這樣方可以「融通交會」，因此一切凡夫都可以當下「現證解脫」。

佛陀的本懷乃至龍樹菩薩的用心，是直接從我們的生死當中點出生死的眞實性，直接看清生死眞相，擊破那誤會而解決問題，這是佛說「二諦」的用意。可是在這裡會產生一個弊病，因爲「融通」，所以「圓融」，因「圓」而「融」，若是沒有眞實功夫，容易走向虛玄，長久以來佛教很多的弊病都從這裡展開。

佛法說「中道」，從「世俗」與「勝義」不可分割，「此即彼，彼即此」中，從相容相即又不相別中來說「中道」，由正念來看無一法不是「中道」，但哪個人能夠「二諦」融通，當下就見「中道」，這是「現證」的功夫，眞不容易。我們現在講解的都只是推理罷了，千萬不要誤以爲自己多圓滿，要不斷的警覺、鞭策自己，再努力向上。

凡夫執著一切「有」相，佛法爲了破衆生的執著，因此談一切皆「空」——談空破有，如果問題解決了，不要再著意「空」了，就像過了河後，不必擔著船筏上岸一樣。所以要知道，談「世俗」是爲了讓我們明瞭實

況，談「勝義」是爲了讓我們提高警覺——用於對治。

我們在學習中，如果正確的理解世尊所說一切法「空性」的道理，一定也同時理解、見到「空性」下都是假名顯現。如果二者不相會，掉在這邊則黏著世間，掉在另一邊就是一分狂想曲，永難與眞功夫起相應。所以眞正成就者必然在此見彼，在彼見此，我們是尙未成就，但可以憑藉著恭敬、殊勝的理解，理解世尊說「性空」眞義，同時可以同見一切法「空性」下的一切假名相，這在提醒什麼？如果有人自覺理解一切法「性空」，然他對世間卻不知尊重，黑白錯倒、善惡不分，這樣他所理解的佛法必然是錯誤的；正確理解「性空」的同時，對一切的善惡、黑白分明了然，這是提供我們修學過程中的一個檢查。從這樣的角度契入，二者方能融通，「融通」後將所解引發爲所行，能到達「實證」的階段，才眞正達到「修行」的目的。若二諦無法會通，對世間的善惡會生起種種染著，僅是有爲的善法。另一邊如喜談空性，對緣起現起的一切不能如實理解只是假名，這樣的知空、見空，都未見到眞實，只是一個狂相。

我們都是凡夫，但是我希望從現在開始，能點滴的學習契入。聽聞佛法不是光講理論、聽道理，應該在理論裡由「實用」角度切入。因爲能夠正解「性空」，了然分別是當下隨緣現起的假名現象，當兩者能適切交融體會，這樣看「性空和假名」可以漸漸對二諦的融通有所理解，「性空」就是「勝義諦」，「假名」就是「世俗諦」，以這樣的角度、步驟，正確的了知和學習「二諦」，就能圓滿顯示由「緣起」所展現的一切法「中道義」。

「二諦」對談在於二者的融通無礙，如果「二諦」眞俗隔別，不能眞俗二諦出入無礙，從「行者」學佛的立場看，他生命裡的塊壘畢竟不能消除，今生既不能見「眞」，也無從化「假（俗）」，煩惱解除不了，眞理也親嘗不到，所以談「二諦」重點在「融通」。如同《八十八佛洪名寶懺》所講「**二諦融通三昧印**」，「融通」必是在「定慧」相資的情形下完成。談「二諦」重點是在「勝義諦」，然它不屬我們的經驗界，故要修習「勝義諦」的現證，必須要從「世俗諦」下手。「勝義諦」本來就不可說，因它迥然不同於凡夫的糾纏、牽扯、染汙的身心所行境，但又不離世間之外有另一個存在。因此，自古以來談「勝義諦」，無論怎麼旁敲側擊，都難擊到核心點，眞擊到了也只是言思所行境，非「勝義諦」。「勝義諦」是「**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**」，我們勉強說明、彼此引導，就像「**標月之指**」，雖指不到紅心

，但也指出了方向，我們在這裡再再的體會，「修行」慢慢就上路了。

佛法談「**勝義諦**」，它就是「**空**」，是普遍的原理、法則、眞理，它賦予這世間的一切，凡夫因爲「**自性執**[5]」，對它產生了不可解釋的錯覺和難以抹除的認定。我們對個人的存在就是這樣的思惟，如果沒有這「自性執」作祟，別人身口意三業一切都干擾不了我們，會受影響是因爲我們有很深刻又非常普遍的錯會——執著。

這個執著來自深度的誤會，不易抹除，所以在「修行」的功夫進行中，當「定慧」之力逐漸增長時，有向那「誤會」逼近的能力，然後斬截它。然而，佛法重視「定慧」修習的主要目的，就是爲破除自性執。

（二）小結

佛法學習的內容有「**信解行證**」，透過世尊所說的法義、法要，我們精進努力，可以得到「**定慧**」的圓滿。「**法義、法要**」世尊是如何來教示、說明呢？當我們學習世尊所說的「**教理**」時，必要具足洞察力，去通達它、理解它，這裡有它必要「理解」的某些條件、內容。如果我們有了「**定慧**」的力量，對本具深刻的錯覺，能激發出「**清除**」的力量，所以理解它、通達它是修學佛法的首要。

要知道問題出在哪兒？「**誤解**」從哪兒生起？它的形象如何？狀況產生出的業用又如何？這一些要用什麼「**教理**」來解除它？了解這一些，是爲了我們的行持能夠明確、堅定、持續的下功夫，然而這股力量，必要對法義有深刻的理解之後，行動才能持續而不勉強。長期以來我們聽講的都不是「行證」功夫，只是「理解」而已，儘管這樣，我們仍要用心的去「理解」它，明白那深刻的誤會、執著，到底在堅持什麼？內容是什麼？它會產生什麼繁雜的、連鎖的，與事實不符的錯會。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，所以先「紙上談兵」，課堂上就是理解功夫——聞，爲了要理解它，我們深入地去探討——思。教理是世尊說的，而開發演繹的則是龍樹菩薩，龍樹在「無自性、空義」的內容裡，說得最爲徹底，我們看看龍樹菩薩怎麼樣來告訴我們，「誤解」在哪裡？「誤解」的內容是什麼？

前面說到因爲不能理解這個道理，故無法引起道理下「修持」的直覺現觀——修，所以持續性的誤解不斷深化，這「誤解」就會引發許多顚倒，爲了要除去這個「顚倒」，必須跟龍樹菩薩學習，龍樹菩薩又怎麼指出這道理呢？祂用「八不」來說明衆生誤解的內容，提醒

我們根本的錯覺是什麼？這個錯覺是因爲什麼的誤會而產生，他舉出「八種」引發「錯覺」的根本內容，它的總則是八個，但是撒開來對世間一切「人事物」則都包含在內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釋印順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一年），頁二一一。

2.釋印順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（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），頁四五三～四六一。

3.等心：等心是已經超脫了善惡的束縛，並見它的「世俗性」不再生起貪心、欲求。

4.風浪：境風鼓識浪，識者，分別也，由知覺引申的分別。

5.自性執：無論哪一件事，哪一個東西，哪一個存在，直覺裡總覺得有一個實體的甚麼。

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捐助苗栗縣政府防疫工作

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一月十一日捐贈苗栗縣政府防疫救助金百萬元，攜手縣府及時協助因新冠疫情導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家庭，副縣長鄧桂菊代表接受，頒贈感謝狀，感謝僧伽醫護基金會關懷弱勢、協助公益的愛心義舉。

僧伽醫護基金會一九九八年成立，以跨寺院的全國僧伽醫護組織為僧團服務，並從事關懷生命、慈善救濟等，去年六月捐贈八百萬元食物與生活物質，濟助苗栗縣五百戶弱勢家庭。此次捐贈日，僧伽醫護基金會董事長慧明法師、衛生署醫管會前執行長李懋華等人，代表捐贈縣府一百萬元防疫救助金，濟助因疫情導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家庭。

慧明法師說，僧伽醫護基金會兩年來捐贈防疫金額超過八千萬元，期許做為醫護人員強力後盾，並期望成為大眾身心安定的力量，更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防疫工作。

鄧桂菊表示，去年新冠疫情全台深受影響，苗栗社福機構勸募減少近四成，縣內申請急難救助二一八一戶、社會救助通報一二一七案，縣府補助約一四〇一萬元，同時透過訪視了解，導入後續各項社會福利申請及民間資源，期望持續公私協力，照顧更多弱勢及邊緣家庭。